

春望

(版權所有—作者：陳城富，經授權 邱春美副教授教學、研究使用等)

大地回春，百花爭艷的四月，是日本各學校開學的季节。鍾春望在台灣南部風光明媚的鄉下公學校，已度過了五個春秋，現在最後的一年開始，春望凝視著校園內數棵盛大的梅花，心中在想：新帶著給大地艷麗的新希望，也會帶給個人光明的前途，我的前途就將決定在今年。

開學典禮時校長介紹說：「本學期由日本內地來了一位新老師叫金山良吉，擔任六年級甲班（男生班）導師。」春望從台下遠望這位新老師的形貌，再聽其致詞，領悟到是一位熱忱、善良、仁慈的老師。

第一堂課的開場白，他介紹他的家鄉。他說：「我是日本神奈川縣大和町的人。大和町雖是小城市，但景觀十分秀麗，西望可看到日本最高最美的白雪富士山嶺；南臨相模灣，有翠綠絕壁的江之島。街市正如其名安泰祥和，寧靜美麗；美好和平是人類共同追求的願望與目標。」這種談話顯然與過去教過他們的日籍教師，教條式的嚴峻訓詞有不同的風格。

春望家境十分清寒窮苦，父親為小佃農，耕種面積不大，收入微薄，收成繳交地租後，所餘無多，常常入不敷出，難養一家十口。故其兄弟姊妹中，春望最聰明，成績最優，如能獲得良好的教育，必為可造之才。金山老師第一眼看到春望時就留下深刻的印象，因為春望的樣子很像他過世的弟弟純吉。純吉在鄉下中學讀書時，在某年的暑假與同學在江之島海岸划船。相模灣的浪潮受太平洋氣候影響，時有激烈變化，有一次，突來的大浪，使數位女學生同乘的小舟翻覆；純吉見狀立即奮不顧身，跳入海中，要營救即將沈溺之幾位女生，結果，被一陣急衝過來的浪潮捲入深海。陣陣的浪潮，翻來覆去，從此未見純吉在浮出海面；雖經救生人員長時間的搜尋，亦未見身影。純吉聰穎好學，捨身救人反遭不幸，父母悲情，自難平仰。

金山老師初任六年級導師，為深入瞭解每一位學生，乃查詢五年來的學生資料。他發現春望五年來的成績，鶴立雞群，科科甲等，年年前茅，品學兼優，應屬可造人之才。又見其平日上課，聚精會神，放學後主動留校自習，故老師乃給予特別指導。有時還買給他參考書籍、文具、新鞋及新衣服。春望非常感激金山老師，除書籍及學用物品使用之外，新衣服與新鞋均不願穿著，恐其他學生疑心或嫉妒。因當時台灣經濟困窮，一般小學生均無鞋可穿，新衣更不可得，有舊衣縫補，已經滿足。金山老師對春望如此好感，兩人常談話聊天、打球運動、出遊共餐，情似兄弟。

桃紅又見一年春，又屆畢業季節。每逢大地回春，春望心理均充滿喜悅，他深信春天會如其名——春望：「幸福景象隨春到，春會賜降大希望」。他常在母親供奉的菩薩像前祈禱：「願菩薩賜給我毅力、勇氣，與智慧，以達成我的希望，創造更美好的未來。」由於春望非常刻苦勤勉，終以第一名成績畢業，得到珍貴

的獎狀與獎品。

春望所就讀的鄉村公學校的畢業生，向來升學意願不高，今年度亦然。春望畢業後希望到城市讀公立中學，唯受到家長的反對，心中感到無奈與挫折；金山老師獲悉後多次到府溝通勸說，但仍未獲首肯。其父說，本村公學校向來無人考上公立中學，因鄉村教育程度低，無法與城市公學校暨小學校(日本人暨有地位勢力的台籍子女所讀學校)畢業生競爭。且家境清寒，無法負擔城市讀中學的學費與生活費；家庭也需要子女就謀生，以助家計。金山老師曾為此思考良久，謀求兩全善策。他想以自己的薪資維持其中學、大學的費用，唯自己的兵役年齡已屆，如被征調赴戰場，必使春望學業中輟。經千思百慮，最後決定把春望送往日本家鄉就讀中學，因其父為小學校長，享有優厚的薪俸，且家有恆產，又有積蓄，春望住在其家，就讀家鄉中學，學費與生活費均無問題。其次，其父極度的懷念捨身成仁的純吉弟，心中鬱仰、消沈而悲觀，雖經家屬親友的勸說亦難復往常。而春望酷似其弟，如與家族同住，父母看春望似純吉，或可癒心中悲情。金山老師有了此構想，立即寫了數十頁的信函附上春望的成績單、獎狀、相片等有關資料，寄回日本，以徵求雙親暨家妹的同意（金山老師僅有一弟一妹）。其家人初睹春望相片就很喜歡，在看愈覺得各方面均極酷似純吉；於是金山獲得「欣然歡迎」的覆函。金山老師十分歡悅，即時持函奔訪春望家，與其全家商談。他們均認為村內從未有出外留學，今有此機會，又不必自費，能到日本內地求學，乃光宗耀祖之事；其中最高興的為春望，這是他日夜祈求的大好機會。

就在金山老師高興的準備購買船票攜春望赴日之時，他接到台灣總督府的教師講習通知書；通知書有「不得請假與無故缺席」的嚴厲警言，金山老師當然不敢違抗，只好委託他要回內地省親的同鄉青木老師攜帶春望到日本。青木老師於三年前台灣任教，迄今尚未回里省親，卻趁今年暑假回鄉。青木住的橫濱與金山家所在的大和相距不遠，大和市橫濱的前站，為青木老師回家必經之地，故此次春望赴日之旅，極逢機緣，甚得人助。

金山老師在總監府的講習會上，言論有自由主義傾向，受到上級的不滿，故講習結束，即被調往東部深山的「迷你型」公學校任教。學生全是高砂族，實施復式班的教學，除校長外，教師只有兩名，故教師需兼工友，工作繁苦；加上深山交通不便，遠離平地，形同放逐。金山老師在此度過艱苦的半年，被提前徵兵入伍，在東部離海外島受入伍訓練。訓練結束，未給假返鄉，逕調滿州關東軍，駐軍於滿州最北的瑗軍，負責守備滿州邊界的黑龍江，以防俄軍的突襲。日俄之間，自三國干涉，日俄戰爭以來，存著歷史仇恨，故黑龍江兩岸，日俄兩軍的小衝突時有所聞。金山老師在此兩易春秋，體驗了從未經歷的嚴冬冰寒。生命多舛，諸事多磨，平日懷著追求自由和平主義的金山老師從此與親朋失去聯繫；可能已經殉職。當時，恐怖的戰爭，對人們帶來無數的悲劇已經司空見慣。

春望出發之時，全家均赴高雄碼頭送行。父母頻頻生叮嚀、祝福，春望緊抱著母親，淚水潸潸。他們乘坐的「淺間丸」為日本少數超級豪華客輪之一，因船大無法靠近碼頭，乘客必須先乘小船靠近大輪，再以吊梯爬上甲板。斯日風大浪

高，吊梯左右擺動，若一鬆手就會掉入大海，春望咬緊牙關，一步一步往上爬，偶爾低頭，腳下大海，令他驚心動魄，這是他男人立志在四方，初嘗的風險。

「淺間丸」啓程後，春望參觀豪輪設備，在甲板上遙望無際的大海，晨晚欣賞海上的旭日紅霞；一切奇景，均帶給他寶貴的啓示與奇異的幻想。巨輪航在春季的太平洋，平穩舒適，未遇特殊風險。旅途中青木老師陪春望，青木老師甚似金山老師，對人非常和藹親切。他們兩家是同鄉世交，青木沿途告訴他金山家中情形：「金山校長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受地方尊敬；校長夫人賢慧勤勞，年輕時是地方美女；次子純吉在中學時，曾在船難事件中捨身救人而失蹤；獨生女安子兼繼了父母的優質特質，聰穎美貌，將來長大，你一定會被他的美麗迷住。」後來，青木又逐一介紹了家鄉附近的城市、名勝、古蹟，如江之島、鎌倉、熱海、富士山及東京等地方。於是春望對即將前往居住的地方有了概念，減少了心中的恐懼。經十餘日的航行，船一經風光明媚的瀨戶內海在神戶登岸，改乘火車經東京再轉換電車終抵大和驛（站）。金山校長夫婦及女已再月台等候良久；雙方初見面，互行鞠躬禮。金山家人心中幻覺是純吉回來，夫人情不自禁的趨前擁抱春望，並連聲喊了數次純吉的名字。鄉下的小孩春望不知所措，除了不斷的說謝謝外，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來表達心中的感激。當晚金山家準備了豐富的晚餐，為他們兩人接風洗塵，很熱忱的歡迎這位遠自台灣來的新客人。校長為春望介紹了當地的情況，青木老師亦為金山家族介紹了許多台灣的史地民俗等，席中充滿歡樂。

春望來到金山家第一要務是參加當地中學的入學考試，校長已事先代辦報名手續，考試日期僅餘一星期，校長請了該校老師為其作考前輔導；輔導老師以當地小學標準給予測驗，發現春望的程度與內地學生無甚差異。考試後春望果然金榜題名，正式成為當地中學的學生，亦是唯一來自殖民地的學生，校長為使其免受歧視勸他改換日本姓名。他為此思考多日，卻想出最佳應付的方法，最後不得已將「鍾」字拆成「金重」兩字，當作日本雙姓，名則未改，如此，實質上保有了祖先的漢姓（鍾姓）。

第二年，安子亦順利考上女中。兩人在家互相切磋功課，春望指導她的學業，安子則在生活上給予多方面的協助。平日上課，兩人同車往返，假期則共同參加活動或相偕出遊，同學朋友認為他們是親戚，甚至以為是兄妹（因兩姓——金山與金童混淆不清），有時被誤為一對情侶。

春望在日本考取中學時，曾寫了兩封信報喜：一封寄給父母，另一封寄給母校的金山老師。兄代父母所寫的覆函先收到，但金山老師的回信則苦等兩個月始獲得，因該函輾轉數次始到達，函中一如往昔，字字勤勉，句句鼓勵，並引了法國文豪羅曼諾蘭的話：「人生是無休此的奮鬥，要不斷的求上進。」這很合春望的基本信念——「要不斷創造更美好的未來」。春望從未或忘師恩，立誓回報，將來若稍有所成，一定要回饋社會大眾。此後，春望連續收到兩封信：一封寄自台東新兵訓練所，另一封則寄自滿州璦琿。後者略介紹了黑龍江的風光及攝氏零下四十度的嚴重冬景，字裡行間，透露著現實的無奈。此後，金山老師的烽火家書中斷，金山家人不免啓疑，暗自憂傷。

在日本過新年，家人必須團圓吃飯，飯間互相祝福，並要說出自己新年祈願。一九三八年元旦，這是盧溝橋事變的第二年，國際風雲驟緊，世界大戰一觸即發。在金山家的新春家宴中，金山校長要每個人說出自己的新年祈願。安子要爸爸先說，以後依長幼順序發言，這個建議，全家鼓掌贊同。校長於是先開口說：「我們家成員不多，春望君在此共同生活已多年，我們都當做自家人，希望君能成爲我的義子。」校長夫人接著表示相同的意願。當輪到春望時，很有禮貌的說：「剛才長輩的尊意，小生覺得很榮幸。」說畢即叩頭改口稱呼「爸媽」，然後說到他的願望：「希望今年中學畢業後能順利考上京都帝國大學的醫學部。」安子接著說：「我要追隨哥哥到京都就讀護理專門學校。」最後大家舉杯互賀：「新春能賜給新希望，萬事如意，身體健康，精神愉快。」

春望住在金山家自覺很幸福，義父母親切慈祥，待其如親生。日常生活全由義母及安子照顧，晨昏不必料理家事，可專心讀書。學費又由義父繳納，還特別爲它開啓了個人銀行專戶，可隨時領用以應急需。安子對他尤其體貼，她長得十分美麗，身材苗條，賢淑伶俐，她的秀髮、櫻嘴、美臉，每一部位就像上帝的手特別塑照。他常憶赴日途中船上，青木老師對他所說的話：「安子得很像其母，她的母親年輕時是她母親年輕時是地方每人。安子長大後，你一定會被她的美麗迷住。」當時春望年紀尚小，並未再議這些話。如今，的確難以抗拒她的魅力，心中真正的愛上了她。她的笑容如蒙娜麗莎（Mo·na Li·sa）肖像，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就好像對著你微笑。

春望中學畢業後，順利考取京都醫專軍醫囑託生（代訓生）。他所以作此抉擇主要是因爲他認爲人的「生、老、病、死」四難中以「病」最爲痛苦；「死」爲人所難免，一死百了，萬事解脫，唯有病者，須受痛苦的折磨。病患中尤以戰爭傷患最爲可憐，因戰時前線得不到完整的醫療照顧，且戰爭往往是政治的工具，士兵事無所謂的犧牲者。所以他立志當軍醫，到前線照顧傷患。其次，軍醫囑託生是官費，過去長期寵受金山家的恩惠，心中虧欠已多；一般醫專的學費昂貴，他不願再增加別人的負擔。他考取的這所醫專在京都，它是日本古都，模倣中國大唐帝國的首都西安市所建造。當時日本文化落後，派了許多遣唐使、留學生與學習僧，長期居留中國（有至十五年或三十年者），學習唐朝的政治、文學、宗教、工藝等一切文物制度；留學生回國推動的大改革即「大化革新」，亦稱「唐化運動」（大化爲日本孝德天皇的年號，時爲西元六四五～六四九年）。大化革新後日本始邁入文明國家，京都亦長期成爲日本首都，直至明治天皇遷都東京。故京都文化古蹟很多，在此求學期間可慢慢的遊觀欣賞。

安子對春望初見面即留下深刻印象，因春望形貌酷似其二哥。他們兄妹幼時是手牽手的遊伴，自其兄逝世後，安子心中留下的懷念，因春望的出現而彌補。再則，他們共同生活多年，感情成熟，加上春望的聰敏、勤奮、踏實、高雅、守禮、體貼等特質，使安子覺得可以寄託終身。她追隨他到京都就讀護理專門學校，兩人同住一公寓，如在家時一樣，房間鄰接，生活上可互相照顧，學業上可互相切磋，無聊時可閒談、或一起逛街遊景。

春望在大學除了保持過去的品學兼優外，很多地方有先見之明。他想到以後當軍醫派往海外，乘船渡海機會多，故必須學好游泳。其次，他認為當前日本政府的政策為西進滿州、中國大陸與南進菲律賓、馬來半島、越南、緬甸、印度尼西亞（這些地區華僑眾多），故無論派遣何地，為了講通方便均需熟悉華語（北京語）。有一次在學校聽到來自滿州的留學生講北京語，覺得跟自己在台灣南部的客家話有八成類似，此更增加了信心，於是利用假期在外語學校學習北京語。安子對春望是亦步亦趨，他去那裡，他隨在那裡，無論每日清晨的晨泳或假期的語文班，均雙雙對對，形影不離，結伴學習，情趣倍增。兩人不僅學習北京語，春望還教安子講台灣各地通用的客家話與閩南話，兩人均有語文天分，進步很快。

他們住的公寓咫尺公園及大學的游泳池，清晨人稀水淨，他們隨機選擇叫好的地方去晨泳。他們學習自由式、蛙式、仰式、潛水術，樣樣精通。有時兩人在水中追逐，互比速度，或比較潛水耐力；興趣來潮時偶而表演幾招水上芭蕾舞。安子的泳姿和美體，浮動水上，如水龍宮仙女，非常吸引人，故凡是她游泳之日，游泳池必有人旁觀，逼的他們在兩地（公園與大學）之間，時變場地。由於他們勤練泳技，故兩人均成為該校的游泳對手，曾多次參賽獲獎。

當安子遷往京都後，其父母頓感孤寂。覺得其女與義子間的感情融洽，情投意合，形影不離，有些場合看起來極似夫妻。同時，金山家男丁連續不幸：次子為救人成仁，長子駐防滿州北境，久無音訊，生死未卜。且俄共素稱險惡，萬一日俄之間發生戰爭，良吉首當其衝，一定凶多吉少，生還機會渺小。於是校長妻均期盼春望與安子能早日結婚生子，並將其中之一男，繼承金山姓氏，使子嗣永紹。

一九四一年時二月八日，日本海軍瘋狂的突襲美國在太平洋最大的海軍基地—珍珠港，且在偷襲後數小時向美、英宣戰。美國接受這種挑戰，也向繼向日、德、義等軸心國宣戰，於是歐、亞兩大戰場合流，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初期日軍以閃電戰術進佔關島、香港、菲律賓、新加坡、緬甸、馬來西亞、婆羅洲、荷屬東印度全島等地，日軍市立橫掃了西太平洋。戰爭次年春天，春望與安子均在戰爭氣氛中畢業。因日本字瀋陽事變以來軍事佔領地方過廣，急需各種人員以配合軍事統治。春望畢業同時就接到徵急令，只給了三星期的假期，就必須到橫須賀鎮守府（軍港）報到，然後復服務地方。橫須賀位東金灣最西端，為出太平洋的軍港，故春望卜知自己將被派往南洋，詳卻地址須報到後始知。春望本意則想到滿州，以便一探恩師的下落，故有些惆悵。這突來的徵令，的確愁煞全家人—原來這對年輕情侶，互相許諾畢業後從容籌畫結婚大事，如今，事態驟變不知所措；年老夫婦想，愛女久懷的期盼尚未表明，未來女婿就要出徵前線，命運真是作弄人！老夫婦認為子女的婚事很重要，關係著金山家的前途，要快速進行。春望畢業回家之晚上，如他初到時一樣，校長夫婦勝宴賀其畢業。宴席伊始，春望向義父母深深的叩頭說：「今日晚輩能受完高等教育，完全是義父全家所恩賜。我與安子相處多年，互相了解，相愛已久，曾互相許諾畢業就結為連理，公請父母惠予同意。」義父母聽完所言，認為以所欲言之事，竟由春望先啓口，

如釋重負，喜悅之餘，舉杯互敬，頻頻對酌。宴畢他們即著手籌畫婚禮大事。

婚禮照日本傳統的儀式舉行，嘉賓貴客盈門，且不斷稱讚這對新郎新娘為才子佳人；春望為一遺憾者，為自己親身父母因戰時交通不便無法親臨主持。這是大和市首見日台聯姻，村民茶餘飯後，傳為美談。婚禮的準備與進行，婚後的訪謝親戚，足足花了兩個星期，剩下一星期作為蜜月旅行。

他們選擇了本州東北地方 北海道作為蜜月旅行之地，此地區名勝多風景佳，頗具歐洲風格。他們第一站到了先台市，這是東北地區地一大都會，為教育、文化、學術中心。然後往松島灣，灣內有八百零八島，島上漲滿茂密的松樹，為日本三景之一；他們乘船覽船觀賞千姿萬太的灣內風景。遊畢松島灣就往岸邊瑞嚴寺參拜，此寺歷史悠久與靈驗聞名，當地漁民出海前均在此祈求平安。春望夫婦在觀音菩薩像前默禱良久，安子祈求菩薩保佑丈夫南洋之行，一帆風順，萬事如意。她又祈求菩薩賜福，使他們能得男女兩對小孩，一對姓金重，一對姓金山，以便兩家世代繁榮。

夜宿秋保溫泉，這是東北地方「三名湯」之一，位在先台市西方明取川之上流，非常清靜，除鳥鳴蟲叫，無任何城市繁囂。時近午夜，夜闌人靜，兩人同浴在天體浴池，溫泉如瀑布字岸上沖下，浸在溫水中，陣陣的熱感透入心窩，充滿著羅曼蒂克的情調。

次日，遊覽十和田湖，位在八甲田火山群南的高山湖，湖水流入奧人瀨川形成三里半長的溪流，溪多瀑布急流；旁有曲折步，到道旁為茂盛的紅葉樹，景色奇麗，變化無窮。此永久不便的美景，流出人生不盡的思惟。春望在大學時代曾讀過日本詩人大町桂月頌美十和田湖與奧人瀨溪流的詩句：「住在日本國，遊覽十和田，步行奧人瀨，人間真仙境。」春望為能來日留學並由此地而感到慶幸。在十和田湖畔，兩人手牽著手步行奧人瀨溪流的人行步道，「祈神降鴻福，前途運無窮。」春望口頌這即景感詩，安子要他重頌幾變，以便明記心中。

他們遊畢十和田湖，繼續往青森，成渡輪京津輕海峽至函館，再至札幌，到達北海道北岸的網走市。從海岸沙丘可望到鄂霍次克海，在此北方是蘇聯。想到蘇聯自然聯想到恩師現在已是妻兄的良吉老師；她在寒冷的北境，久無音訊，生死未明。想到此，以無心遊覽，乃結束蜜月之旅回家。在回來途中春望不斷在想，旅遊中所看到的大自然是那麼永恆、艷麗；反觀人的遭遇，一切的榮耀、喜樂、滿足、美好……都是那麼的短暫，瞬間即逝。「現在會成歷史，未來亦成現實」、「天地萬物之逆旅，光陰百代之過客」……恨蜜月之短，悲戰爭之慘。明日戰地之行，留下年輕美妻，戰地風雲萬變，處境難卜。出征心情，矛盾複雜，久難平靜。

春望報到前夕，新婚夫妻整夜難眠。安子親手縫製了「護身包」，並用紅絲線在一面繡觀音神像，一面繡了祝福的詩句：「心存春望，神賜平安。」並叮囑他：「常念著我們夫妻名字—春望、安子，一切就有希望，萬事可保平安。」

次日下午安子陪丈夫到橫須賀鎮守府報到。此刻心情真如詩云：『見時容易別時難，折柳祈求卜居安，此後閨房孤不語，依依別緒淚心酸。』春望報到後始

知，大部分各醫校的「軍醫囑託生」均在此報到遣往南洋戰地醫院。他們被授予軍醫少尉軍階，成海軍軍艦到馬尼拉軍團部，在此會合由台灣徵召的約一百餘名平民醫師，在分發到南洋日軍佔領各地。

春望予全部徵自台灣的醫師被派到哈拉模黑利島，此島位於爪哇與澳大利亞之間的小島，全島為未開發的原始森林區，日本軍方佔領後把為數極少的原住民遷往他島，要把該島開闢為日本在南洋佔領軍的均需補給站，亦可成為日軍進軍澳大利亞的跳板。哈島軍事設施工程包括砍伐森林，建造道路、機場、港口、汽車廠、各種軍器場及地下軍需物質儲存倉庫等，各種工程均在極機密中進行。

春望來到哈島後最吃驚的是，島上大部分勞工為台灣人（也有一部份為朝鮮人），台灣勞工約有四萬人之多，都是二十多歲年輕力壯的青年。他們以軍伕名義被徵召，稍受軍事訓練後前來擔負勞動與防衛的雙重任務。島上勞工均受軍事管制，糧食與其他生活物質均缺乏，米糧不足時，勞工自己開墾土地種植蕃薯作為糧食。加上水土不服，氣候不適，患病者甚多。軍事當局恐勞工生病或死亡，兒影響工程進行，故派了許多軍醫來此。軍醫分別從日本和台灣徵召，春望具有台灣籍，當然被派遣到此島。他想，如當時不負笈日本求學，可能亦被徵做軍伕；如今當醫官能為台灣同鄉服務，回饋家鄉，亦覺甘願。

因為勞工多醫官少，故每一位醫官平均須負責照顧五百名勞工，工作十分忙碌。在戰地醫療資源不足，藥品的應用量受到限制，醫師必須處處以人為方式彌補器材藥品之不足。總而觀之，台灣醫師均能親切的照顧台灣軍伕；有時勞工因病須醫師證明以便請假休息，日本醫官故意為難時，台灣醫師總是盡量給予方便。有一次，赤痢大流行，罹病者數千人，藥品使用又受到限制，故奄奄一息者無數。春望聯合數位台籍醫師，像司令官提出嚴重抗議。司令官初則草菅人命，不准增發藥品，謂：「這些藥品是為長期戰爭而儲存，現在一次用完，將來則無藥可用。」春望等反駁說：「罹病者，如不即時治療，則有大量死亡之虞。勞工數量若銳減，將影響軍事工程，對戰局不利。且見死不救，有違醫德與人道精神。若藥品都留待將來使用，那現在不用，人都死了，將來誰來用？」司令官想想不無道理，如數批准使用，救活了許多病患。

安子在丈夫出徵後，閨房孤寂，精神焦慮，有時呆坐苦思，不知所謂。其母見狀，乃勸她多與台灣的公婆寫信，抒發心情。台灣的雙親從未謀面，不知從何說起，她首先寫春望的中學時代，次寫大學生活、結婚與蜜月旅行，以及當醫官的種種，鉅細不遺，敘述甚詳。為最後一章醫官時代只記述橫須賀報到事，寥寥幾字。寫妥多次重閱，愈讀愈有趣，感覺文筆甚美，幾難相信自己手筆，好像一步傳記。她又從書櫃找到春望未來日本前兄所寫的升學背景說明書，此書詳述了春望的幼年時代，並講此編為第一章，配上各年代的相片，裝訂成冊，印成一書，親提書名「春望」，寄給台灣的雙親。

書籍寫成，安子情緒獲得昇華，精神亦隨之開朗，想出外就業。就在與春望離別一個半月後，經同學介紹在廣島市軍醫院服務。廣島為陸軍基地，故軍醫院規模很大，姐她自己與丈夫的朋友很多，院長伊藤勇夫少將又是她父親的朋友，

做事很方便。

安子被分派在腫瘤科放射線治療單位，她對每一位患者都很親切。她身信精神上的安慰鼓勵在醫療上的功效，所以不斷的建立病者信心。信心可增生存意志，堅強的意志可克服病情；許多病患經仁慈的護理而康復，故她在醫院很受重視。

安子在廣島軍醫院服務半個月後，有兩件喜事，一為經腹產科醫師證明為懷孕二個月；另一值得高興的事為由家裡傳來春望的信函。此函甚長，詳述了在哈島生活與服務情況，尤其特述在哈島遇見許多台灣的同鄉，瞭解了久離後的台灣情況，使他稍釋鄉愁。

好事多磨，「有喜」的安子在第一次防空演習中作急救示範時，忽然滑倒地上，臉色蒼白，頭昏目眩，急救示範者反成為同伴急救對象。此事不幸導致流產；安子躺在病床上，十分懊惱悲傷。院長陪其雙親來探視，父母用各種方法安慰愛女，院長亦安慰她說：「你尚年輕，來日方長。」但安子認為戰事繼續惡化，前線守軍朝不保夕，何日夫君能回來！

日本在西太平洋的擴展至一九四二年底已達頂點。一九四三年起美軍開始反攻：一路由馬紹耳群島、馬利亞那群島〈賽班島、關島〉、硫磺導致琉球群島〈沖繩〉；另一路由羅門群島、加羅林群島、菲律賓群島。在美軍「逐島躍進」的戰略中，首先攻打的島嶼為瓜達康納爾島，〈位於新機內亞東部〉。瓜島在美軍猛烈攻擊之下，守軍彈盡援絕，補給管道完全被美國空、海軍封鎖；守軍幾無糧食，完全靠野生植物維生。日本東京大本營作戰參謀汁政信大佐，擬親往日本在南太平洋的海軍機地位布爾，晉謁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將，請海軍用「老鼠補給」方法〈利用夜間偷偷運輸補給〉，以解救幾萬名被困於瓜島的守軍，並視察前線站務。

汁參謀曾患胃病，由伊藤院長給予治療。這次汁參謀難巡，曾要求伊藤院長派遣一位醫務人員同行。伊藤說：「現在由前線送回的傷患日增，工作忙碌，故醫官奇缺難以派行，唯可派一位精明的護士同行；如有身體不適，到了哈島可找胃腸專家金重醫官。

汁參謀到達哈島，拜謁司令官談畢公事，就想見所謂的胃腸專家金重醫官。司令官派車把金重醫官接過來，當金重到司令部，經過會客室要進入司令官室時，忽見一護士讀坐在會客室；金重細看原來是愛妻安子，她無意識的叫聲安子，擁抱在一起，並驚奇的問道：「你怎麼會在這裡？」汁參謀從隔壁對面的窗口看到此景，甚覺奇怪，乃進入會客室問個究竟，最後得知他們是夫妻；並說：「原來伊藤院長派你是有意的！」汁參謀很通人情，對安子說：「從現在起你不必跟著我們，兩星期後在雅加達機場會合回日本即可。」汁參謀及隨員便轉往拉布爾晉 山本司令長官，交涉所計劃的事宜。

金重向司令官請了兩星期的假期，陪妻到爪哇島渡假，因哈島惟軍事要區，亦無啥名勝。在途中春望頻頻追問：「為何那麼大膽，既然信中說懷孕，還感冒險前來佔地。」安子把以前不敢說的流產經過從頭說起，並留著眼淚道歉自己的

疏忽。春望安慰說：「不要難過，萬事皆是『天命』使然，既是『天命』就難以預防。中國的聖人孔子說：『六十而知天命』，我們都味道六十怎可知天命。」安子又接著說：「當時流產住院，院長陪父母來看我時，院長說「不必難過，你尚年輕，來日方長。」當時不知其意，現在細想，這次戰地之行是院長特意安排來探夫；戰地雖是危險，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兩人就相對微笑。

他們當夜宿泊爪哇萬隆旅館，久別重逢，有說不盡的話題。旅館外面，戰爭氣氛仍然濃厚，春望低聲對安子說：「太平洋戰事日趨緊急，美軍猛烈反攻下，日本三軍於絕對劣勢，如日本不早謀和，在美軍逐島躍進，中有一日會攻入本土，且必遭到美空軍猛烈轟炸，屆時前、後方同樣危險。我們今日能千里來相會，真是天大的幸福。現在我們應盡情享受這短暫的寶貴時間，讓命運去決定我們的將來。」安子聽後頻頻點頭同感，她亦認為：「戰爭是最劣的手段，暫時的百姓最為不幸，必作無謂的各種犧牲。」

春望陪著妻子到南洋最美的仙境— 巴里島，租了一間寧靜的民間小房居住，暫時忘記繁忙的工作和戰爭的恐懼，以享受此地美好的風光。清晨他們散步海岸，觀看海上旭日，聽海濤浪聲。傍晚坐在椰林下，讓清流晚風面，欣賞落日晚霞，讓海島風光美景把兩人緊緊的擁抱在一起。在此人間仙境、世外桃源，留下戰時鴛鴦的雪泥爪痕，永供懷念；在春望的醫官時代生活裡又增添了甜蜜的一頁。

他們在巴里島結束了愉快的第二次蜜月，經泗水到雅加達。在機場春望頻頻向汁參謀致謝，並把嘴貼近其妻的耳朵裡說些屬於他們自己的話，無疑的，安子在溫暖的春天來訪，一定帶回了他們夫妻的願望。

汁參謀的「老鼠補給法」雖很理想，唯無論老鼠如何善竄，均難突破美空軍的封鎖。日本海軍運輸船有的尚未近岸就便擊沉，有的雖靠近沙灘放下無數的用大油桶裝置的食品彈藥，待路上士兵來接運時，又遭美空軍機槍掃射，人亡物毀，最後不得已撤退。就這樣美軍「逐島躍進」，日軍就「逐島後退」。蓋日本自中途島戰役慘敗後，已失去廣闊太平洋的制海、制空權。

汁參謀的計劃雖失敗，但同來的安子就有了很大的收穫，她再度懷孕了。這次他特別留心維護胎兒，為恐放射線影響胎兒，請調至婦產科服務，並可從中獲得更多的產婦知識。終於，在該年年底帶著眾多親友的祝福，產下可愛的男兒，安子取名「金重世平」，希望下一代能有真正的世界和平，並希望金重家能世代平安昌榮。

一年容易又春天，一九四四年新春，春望意外的興奮。他拿出愛妻繡的「護身包」〈一面繡著觀音佛像，另一面繡著祈願——心存春望，神賜平安〉，叩頭祈求新春大吉，萬事平安。次月有位自稱為金山家親戚的海軍軍官，轉來愛妻的信函，閱之興奮：已做了爸爸，兒子取名「世平」，意義深長。另一喜事為他被調職滿州長春關東軍軍醫院，這是他長期祈求的願望，要到滿州查詢恩師的下落。同事聞悉，為他舉辦慶祝會，慶賀他喜歡得麟子，兼表榮調賀意。

這時日本與南洋各占領區海、空運輸，均受美軍監視，十分危險。春旺等了

很久才等到紅十字會的傷患運輸船，且經各地停留，到達橫濱港時已逾報到期限。為解釋逾期報到，他所取了有關證明文件備用。在橫濱登陸後即時與岳父和妻通話，並火速回家。安子接電話後亦立即請假回家。春望在家不敢停留過久，只短短兩日，大部分時間抱著可愛的兒子。子貌似父，雖僅四個月，已能認親，緊貼在父親懷裡，不肯他人拉抱，自然流露血脈親情。

春望自舞鶴港（日本海的唯一軍港）乘軍艦至旅順，轉南滿鐵路至滿周國的首都長春，找到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所屬軍醫院報到任職。事後自院長在私人會晤中得知：關東軍有一支細菌戰部隊（又稱加茂部隊，代號為「七三一部隊」，設在平房特別軍事區部），為加緊細菌站研究，請各大學醫學部推薦對傳染病有特別研究的醫師，用關東軍司令部名義徵召，在「七三一部隊」工作。春望在學時曾發表過多篇有關傳染病研究論文，受到醫學界重視，且在哈島赤痢流行時曾發表過赤痢流醫療心得論文，故被選上。後因春望未報到而取消，而以該院一位醫師官遞補，春望因而留在該院工作。

該部對用中國俘虜作生體解剖實驗（vivisection），研究範圍包括：濾過性病毒、鼠疫、赤痢、霍亂、結核病、立克次式體（Rickettsia）等，供作製造細菌炸彈。春望聽候覺得自己很幸運，因船期遲延報到，不然派在「七三一部隊」作生體解剖的殘忍行為，會對不起自己祖先中國人，亦會悖逆醫德、良心及人道精神。

一九四五年日軍敗蹟已露。四月，沖繩島已被美軍攻占，日本本土亦遭到美軍日夜疲勞轟炸，大都市及軍需工廠多數被摧毀，幾無繼續作戰能力。日俄之間雖訂有中立協約，但徵之歐戰經驗，蘇俄會在日本戰局不利時期對日宣戰。關東軍為防備蘇軍的突襲，正加強蘇滿邊界的防務。七月，春望隨關東軍高級參謀赴黑龍江南岸視察防務，停留瓊瑋期間，順便調查恩師失蹤情況，經證實確為日俄衝突中死亡，但屍體一直未發現；這使春望十分悲傷，師恩高如山、深似海，愧無機會報答。

一件悲傷未了，另一悲愴又來。八越七日閱報知悉美軍於六日在廣島投下原子彈。斯日上午八點，兩架美機B 29超空堡壘，飛臨廣島上空，人民以為偵察機，故未加防備，亦未進防空壕疏散。突然其中一機放下降落傘，居民好奇的望著，旋即發出強烈的閃光大爆炸（八時十五分）。其威力相當於二萬噸TNT，中心溫度為攝氏一億五千萬度。一瞬間，廣島市被摧毀，人口死亡七萬餘，傷者五萬餘，造成空前的大慘禍。春望閱悉十分哀痛，為戰爭作無辜犧牲者，同時憂慮在廣島軍區醫院服務的妻子，此時是否仍在該地？平時在大和，由外婆照顧的獨生子是否會在此時被帶往廣島與同母住？……種種的悲傷哀情，令他整夜難眠。

次日（八月八日）零時蘇俄果然對日宣戰，大舉南侵；自誇精銳的關東軍，因南方戰事日非，多被他調，只剩糟粕，故不堪一擊，愧不成軍。春望此時參加了戰鬥行列，右腿被子彈貫穿，倒地不能行動，好在自己攜有其救包，自己包紮止血始能走動後退，最後還是被俄軍追及被俘，送往俘虜營。九日美空軍再長崎

投下第二顆原子彈，日本此時已知無法再戰，遂於八月十五日宣布無條件投降。

戰爭結束，各戰區的日俘或日僑均相繼被遣返，尤其中國地區廣大，日本軍民多，由於中國政府「寬大為懷」、「不念舊惡」、「不圖報復」之美德，得以悉數遣返。唯有在滿州被俄軍所俘日軍約二十萬悉數被送往希伯利亞，從事開墾苦工，被置留十年，受到非人道的虐待，不堪饑苦而死亡者數萬，倖存者亦成消瘦孱弱，或病痛纏身，失去正常的健康。

春望在西伯利亞受盡從未受過的苦難，十年後被遣返日本，從武鶴港登岸，在港口臨時收容所停留三天作身體檢查，已調適身心。他首先回到大和岳父家，當踏入門檻，房內寂靜無聲，牆上掛著四幅遺像，就直覺到萬事不吉。金山加現由安子表妹桂子所住管，它比安子小一歲，中學時代三人常在一起，交往甚密。桂子很敬慕春望，有時表現親熱，而使安子非常懊惱。春望從桂子的口述得知金山家的不幸遭遇：岳父在五月的東京大空襲中，恰因公出差東京而彈中殉職；經此事件後，岳母認為東京附近危險，乃帶著外孫世平到廣島與其女同住。這種為安全考慮的遷徙，反而遭致原子彈災禍，真是天命無情。

桂子甚悉春望此刻心情，想盡方法安慰他，以撫平其心中悲情，有一晚桂子對春望說：「希你能留在日本，我們共同生活，重建此家。」春望回說：「我離台灣已廿餘年，非常想念家鄉的一切，而且日本已戰敗，台灣已回歸中國，我必須回到我出生的台灣。」兩個星期過去，春望整理行旅，帶著妻、子的骨灰與遺像，懷著無限的回憶與悲情回到台灣。

五月的南台灣，梅雨綿綿，氣壓低迫。春望離鄉廿餘年，景物依舊，人事皆非。父母已雙亡，兄弟姊妹已結婚遷出，老家被規劃為公共設施地，老舊未葺，只有幼弟夫婦在住。春望由兄弟陪往父母墓地祭拜，春望悲聲道歉。次日，持著日本的家族戶籍證明文件到鄉公所登記戶籍。把父、子的姓改回鍾姓，妻、子雖亡，其籍與魂，終能回到台灣。一個月後，被聘為一家私人醫院的門診醫師，工作之餘，繼續撰寫妻未完成的著作《春望》，加上三章——醫官時代與俘虜生活。擬將來再續完回台後的生活。

數年後，日本政府為紀念西伯利亞遺返軍人，在舞鶴港建立「引上遺返公園」，公園內有紀念館（資料館）、引上碼頭、望鄉慰靈碑；和平祥像、岸壁之母碑（刻著老母每日在此望子回里的歌詞）、無言碑、（刻著日文無言之字，表示無言的抗議）、紀念樹林（由遺返軍人所植，樹旁豎著植者之名）。春望應邀參加植樹，也種了兩棵：一棵寫陸軍伍長金山良吉，以紀念其恩師；另一棵寫著陸軍軍醫少佐金童春望，以留史實。

孔子說：「六十而知天命」，春望過了一甲子，辭去醫職，在南部慈雲彈寺研究佛經，以探玄奧的天命，兼做義診醫師。他認為：「醫學僅能治人體，唯有宗教方可治人性；因果輪迴，只有積善方可化解一切災厄。」佛語說：「來無始、去無蹤」，道盡了宇宙萬物生生世世的真諦。